翘望邓家院子

党永庵

著名诗人、词作家党永庵先生近影。 樊晓维 摄

这是本翁一篇潦草的青春祭。希望它成为一只梦的风筝,从我的案头抖翅腾飞,穿过65年的漫长岁月,越过秦岭,掠过汉江,拥抱岚河,亲吻大巴山的云朵,轻轻悬挂在永远思念邓家院子那棵望春树的枝头……

1

在彩云缭绕的岚河上游,有一个叫做毛家沟的地方,弯弯曲曲的沟壑中静静流淌着溪水,倒映出两旁连绵不绝的崇山峻岭。

这里是花里公社丰景管区普子大队(今为孟石岭镇丰景村),当地人叫邓家院子。20世纪60年代初,我曾经在这里劳动锻炼。这里其实也不过二十几户人家,除了邓家院子聚居着七、八户人家外,其他农户都散落在三五里方圆之内的沟沟岔岔里。这里海拔接近三千米,坡陡沟深,据说是数百年前自江南迁徙而来,楚地方言依旧,宗族排字有序,听老人讲,"礼、乐、继、上、世、诗、书、传、万、代"这祖上拟定的八字辈分口诀,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已到了"诗"与"书"字两代人,薪火相传很久很久。

2

那时,我不过二十岁出头。先一年,我从西安音乐学院毕业,被分配到原安康县文工团乐队担任演奏员,不久,即被调到安康报做记者。数月后,即1960年2月,领导通知我,我被下放。他告诉了要去的地方。那时,岚皋和安康合并为一个大县,岚皋成了镇。我去的地方,离岚皋还有一百多华里,在巴山深处花里公社的丰景管理区。那时的管理区是公社派出机构,管理着区域内的若干大队,农民简称它为管区。

我在辽阔无际的关中平原上长大,初来乍到这十万大山深处,面对着这儿的山山水水以及山路上背着背篓和拄着搭杵行走的山民,只有呆望,兼之谛听,惊愕不已。

1960年的春节刚刚过完,遵照安康县委要求,我便独自扛着行李,从安康城七里沟乘船摆渡西行,溯汉江而上,沿着坎坷崎岖伸向大巴山深处的山路,步行30公里到了老庄子,又30公里到了佐龙镇,又30公里到了岚皋城,转而东南方向涉过岚河,依山傍水行15公里,到蔺河口,又30公里,到花里公社,往东北方向到了丰景管区。沿着渐行渐高斜长的砭子路,终于来到了名为邓家院子群山环抱的小小村落。放下背包,坐在山边的一块岩石上,拣了个干枯的树枝,在地上划拉了些数字,把它们相加起来后,才知道此行共走过了160公里。

丰景管区的杨生栋书记,把我们领进位于陡峭山坡上的邓家院子。他推开一扇石板瓦屋大门,指着说:"党同志,就住在这里,么样?"

"么样?"话虽未完全听懂,我却高高兴兴地把背包立即放在地上,气喘吁吁地向书记点头致谢。

下放劳动开始了。

正是春播时节,我们下放干部依照各自居住地被编入不同小组,每天两晌,跟着社员们上坡点种苞谷。我分工点子撒粪,肩头交叉着一个种子小篓和一个家肥小篓,一步步地跟随着刨窝的社员依垅前行。

三天后,由我来挥锄刨窝,感觉比点子撒粪累多了。在坡度40度左右的挂牌坡地上行走都很艰难,更何况还要俯着身躯刨坑,真使人疲惫不堪。

于是,我们私下商量了一个偷懒的办法:找个借口,去管区休息休息。

因为常常被通知去聆听传达文件,也有去接听来自安康或西安的长途电话,或者下白杨粮站为食堂买粮背粮,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,我们有机会去管区惬意地小小休整一番。管区位于大小毛家沟汇合的那座残桥下面,离邓家院子并不遥远,只隔着个金狮大队,来去很方便。管区的房舍虽然与农家居所相差无几,但它毕竟是公家单位,有桌椅,有茶炉,有厕所,比较明亮宽敞些。在管区,伙食比村上大食堂肯定好,也能随意翻阅报纸,打打乒乓球,大家自然都乐意去。当时的花里公社丰景管理区,书记是杨生栋,主任是张仁协,副主任比较年轻,好像还不到三十岁,名叫余国良,此外,还有一位财粮文书,一共编制四人。他们每日三餐,都是自己动手,从早到晚忙忙碌碌,无所谓什么上班下班,凡社员来办事,绝无繁文缛节,随来随办,效率极高。

那时正逢饥荒,我们在大队食堂里吃饭,粮食严格定量,几乎顿顿都是土瓷大品碗盛着的蒿子糊汤。常常是刚放下饭碗,不一会儿,肚子就咕咕地叫了。下放干部中有个张九江,他是个极细心的南方人,他曾把我们当时吃过的各种野生代食品,一一做了标本夹进书页里,有蕨根、野白蒿、则儿根、蛾耳肠、漆蜡籽、毛耳草、榆树皮、桑树叶等等,共计18种之多。因为天天吃粗粝的野生代食品,大家都患上了便秘,真是苦不堪言。于是,向公社和县上反映,为来自原安康县防疫站下放干部李规平请了几天假,请他回单位去取灌肠器,赶紧回来为大家轮流灌肠医治。疗效还好,大家很高兴。李规平说,我还给同志们带来几瓶甘油丸,大家试着用用,效果会更好。谢支书听了,笑着要了几粒,对大家说:"李同志的药丸,我也掐!""掐"是方言"吃"的意思。

他的话一下子把大家逗笑了。

3

这个谢支书不识字,新中国成立前是个乞丐,不知他从何处流落至此,成了居住在邓家院子的一个外宗异姓。给他的两个男孩儿取名字,大的叫大叫花,小的叫小叫花。叫花子,是讨饭的乞丐。他把"叫"念作"告",他笑着说,告化儿告化儿,名贱人贵嘛,要得哟!65年后的今天想来,这大小两个叫花,谢支书的一对宝贝蛋蛋,现在如何呢?去了外地了吧?混得可以吧?

30岁的邓堂诗,土改时,因爷爷和父亲都去世了,年纪轻轻的他,不幸被划为地主分子。我们曾监督他清扫积雪、撬山运石、焚烧火粪,他总是拼着干,默然无语。改革开放初,他五十几岁,一定被摘了帽子,变成了一个灿烂阳光下真正的中国农民,但如今的日子过得怎样呢?他那三个男孩都上学了吗?

我至今一直还在怀念着那位孤身而居的贫农社员胡家顺。他非邓姓,看来也是个从遥远的地方流落到小毛家沟的外乡人。他当年四十多岁,长发如毡,像个野人。那年七月某日的早晨,洗漱后,我扛上锄头推开房门正要上坡劳动,却看见门外地上放着一篮熟透的桃子。经打听,才知道是胡家顺送来的,他家院子的桃子熟了,他舍不得吃,也不去挑街叫卖,却惦记着我们下放干部,怕我们拒收,专门于天亮之前送了过来。晚上,他过来取篮子,我表示谢他,他却说:"你们家远,你们家远",接过篮子,转过身,踽踽去了。他把"远",说成"阮",这是方言之音,这声音至今犹回响在我的耳旁。

邓家院子有一个名叫邓超的15岁少年,他没有按祖拟的口诀取名,自信是新中国少年,必会有超越祖辈的大好前程。我记得他正在白杨公社读初中,周六回来,周日又去,曾立志要考安康师范,学成后回花里做小学教师。但据说,他初中学业未竟,只能回到队上参加农业生产劳动,后来不幸双眼失明,再后来,去世了。在我的心中,这位自己给自己取名为"超"的少年,堪称是邓家院子的一抹亮光。但他却无声无息地离开了这个世界。

他离开了,这束亮光,也就熄灭了。

在我的记忆中,还有个长得非常秀丽的名叫邓恩诗的少女,她家坐落在大队食堂的坎上,因为家穷,她常常只能穿一条布丁摞布丁的裤子。穿着自己打的龙须草鞋,天天上坡劳动,打猪草,赶墟场,见人怯怯地笑。后来,不知她嫁到何处?女婿对她可好?

在邓家院子,我还目睹了当年那些地主分子、富农分子之呆怔和个别农村基层干部的散懒张扬,也体味了饥饿、涩苦和无助与无奈的日子。在这里,听不到歌声与笑声,甚至听不到牛哞、羊咩、狗吠和鸡啼,这使得刚从音乐学院毕业年轻的我,在初始的日子里,变成了一个聋哑人。然而,聋与哑之外,我却还不是盲人,并不甘寂寞,在如豆的桐油灯下,我悄悄地书写日记、创作诗歌,还在当时的省委机关报《陕西日报》上发表了《老书记》《山歌》《夜战》等稚嫩的诗歌作品。

当然,更重要的是,我在这里学会了挖地与耕耘,学会了播种小麦与玉米,学会了"窖洋芋",学会了推幺磨、烧火粪、伐青竹、引泉水,学会了背着喇叭型的大大的扎背篓上山,学会了育稻种、插秧田、薅二道秧,学会了不怕蚂蟥叮咬,拄一根薅秧棒,挺立在倒映着自己影子的水田中,吼几声刚刚学会的巴山号子,并让这声音汇入了大巴山的一声声松涛。

遗憾的是,打谷的日子我缺席了。我被公社抽去协助他们突击中心工作。我相信,春出来的稻米一定很白很香,食堂开饭时,邓家院子必会荡漾起一缕缕笑声。

这一切,比我写在纸上的那些诗句珍贵优美多了。

因为有了它们,我的梦想才被时代寄给了大海和远方。

4

两年中,我与邓家院子也有过几次短暂的离别。

一次是1960年冬天,我被公社抽调出来,作为工作组成员,下到孟石岭大队安排社员生活。那次,我有幸与花里公社副社长邹宏范结伴,有机会向他学习了好多知识。宏范是山西人,战争年代就参加了革命。与他在一起,我感到宁静、温暖。岚皋作家黄开林在他的一本著作中,收录有我围着一条花格围巾的照片,那就是邹社长望着飘飞的雪花,从自己脖子上摘下来给我围上的。

另一次是去花里管区草坪大队抓春耕生产工作,这次与我同组下队的,是下放在公社的一位老干部常某,此老是陕北绥德人,上世纪三十年代参加革命,但据说因为有历史的问题,时任安康县税务局副局长。记得临下队时,公社书记张双成,当着我们俩的面,郑重宣布说:"有什么事,和老党同志商量。"这就是组织的口头任命啊!老常是经过世事的人,只有诺诺,点头称是。

还有一次,那是1961年的夏秋之间,城乡形势相当吃紧,各地都在组织干部下乡,集中抓"清山扫残"工作。当时,我被县上抽调到铁佛公社状元管区开展这项工作。状元管区的党委书记姓毛,我向他汇报工作时,常常口误,总把他喊成"毛主席",凡在此时,听到的人每每窃笑,我也感到不好意思,而他却从不嗔怪,也不纠正,一脸的无所谓,我自然也释然了。

5

当年县上到岚皋的干部,共有两个小组,佐龙一个,花里一个,人数也不过50人左右。

分到花里公社丰景管区普子大队的约二十人中,据说大多都过世了。至今还能记得起来的,有县文化馆干部王崇典、县人民银行干部吴显廷、县粮食局干部曹亚东、县防疫站技术人员李规平、县计委干部伏庆昭、县财税局干部张九江、县供销社干部邓正杰、县文化局干部肖世本等。

山高水远,风飘云散,一切昔人往事,如今都渐渐隐入了身后的烟尘。

有幸的是,我的老朋友曹亚东先生依然健在,他今年90岁了,居住在汉江之畔的广厦中颐养天年。离休前,他曾担任中共岚皋县委常委、纪检委书记。他是湖北竹溪人,1949年13岁时就参加了革命,少年从戎,西进安康,实在不容易。如今,他无愧是我们当年下放干部的一尊含笑的碑石啊!

2024年秋天,他的女儿曹晓梅开着车陪他来长安看我,我们两个八旬老翁共酒畅叙,一起回忆当年在邓家院子的日子,真是感慨不已。

6

对于邓家院子的怀念是无穷无尽的。

从1961年秋天离开邓家院子算起,65年过去了。65年间,我曾两次专程从西安返去看望它。

一次是由岚皋县已故作家李发林陪同。

当年,我下放花里的时候,发林先生正在当地的草坪小学教书。我们常见常叙,有时还彻夜不眠,在一起互相修改作品,成了很亲近的朋友。上世纪90年代,他因病在西安住院,我曾几次去看望他,每次他都会深情缅怀起我们的交往。这次,他知道我想去花里走走,执意要陪我一起前往,行前,还在他的蔺河口居处设家宴饯行,让我不禁想起李白那"桃花潭水深千尺"的动人诗句。

他订了车,还约了他那在电视台工作的女儿李辉苗扛上摄像机一路相随,为我们录制重返邓家院子的短片,记录下我们对于邓家院子的久违思念和重聚之情。

另一次,则是由岚皋县作家协会主席、《南宫山志》主编杜文涛相陪。那天,他还特意带上了县上的几位青年作家同往,一路笑语欢歌,令岚河的浪花与南宫山的云朵也为之动容啊!

我们一起在邓家院子徜徉,在著名的双丰桥禁赌碑前沉吟,在武学村周氏武学馆观瞻,相互搀扶着攀登上花里龙安寨,在那残垣断壁之间发思古之幽情……

今夜,邓家院子啊,我在千里之外的古都长安翘望你,翘望你那明灭闪烁的灯火,翘望你院子中那棵诗一般的永远婆娑低吟的望春树,你知道吗?

哦,65年过去了。当年那个受过你无私哺育与深情熏染的年轻人,如今已是鬓发如雪、步履蹒跚,而你,还好吗?

一息尚存,我还会去看你。

文化新知

细察深思勤耕耘

李永明

退休后,"应无所往而生其心",想放下写作嗜好,享受天伦之乐,然则不能!总有一股创作激情涌动,谁叫咱骨子里酷爱文学呢?有朋友问,创作的技巧是啥?我蒙圈了,一时半会儿无法回答。细细思忖,才理清一点个人创作经验,这就是走向生活、仔细观察、深入思考。当然,每位作者均有各自不同的创作体验。

著名作家陈长吟曾对我说,小说家能够躲在曲折变换波澜起伏的情节后面,诗人可以呐喊可以朦胧可以无限具象,散文家则需要直接站到台前亮明你的观点和想法。

散文,就是把个人的观点和想法说清楚。艺术的源头离不开生活,离不开观察和思考,至于"说清楚"是散文的表现艺术和语言艺术,散文就是要"好好说话"。

拜访陈长吟先生,他拿起茶几上的一个小根雕说,如果对这个根雕细致观察就可写出一篇优美散文,如果没有观察,它就是一个普通的根雕。他讲的是散文创作的要害,强调观察的重要性。

何为观察?是对人和事物的深层考量,观察得越细腻,越能把握事物的本质与特点。在生活中、自然中的观察,应该是在情感与思想的合力下形成的感悟。一位有心写作的人面对感兴趣的人或事总会有所感动,有所思考,在感情和思想的合力下就会产生一种创作激情和创作欲望,这种观察应是具体的、实在的、应景的,它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灵感的突破口,是一篇文章的切入点。

著名文艺评论家肖云儒先生的散文观"形散而神不散";峻青讲"小说是写人物和故事,散文主要是表达感情和思想"。"形"也好、"神"也罢;"感情"也对、"思想"也行,都是"生活""观察""思考"的结晶和"珍珠",用散文的艺术手法和语言的"金线"串联起来,就是一篇不错的散文作品。

我生于农村、长于乡村,对农村生活有着深厚的感情。后来,工作的特点也让我与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,这是艺术创作的源泉。

有幸参加石梯镇八里村的脱贫帮扶工作,一驻村就是3年。这3年里,我与村民们吃、住、行和劳作都在一起,我一方面工作,一方面积累创作素材,让我爱上了弹丸之地的八里。20世纪60年代初期,著名作家京夫在汉滨艾家河下乡期间构思了一篇长篇小说《八里情仇》,出版后引起文坛关注,一时间八里这个地方火爆热闹起来,这是文化传播的力量所在。如今挥手几十年过去,这里发生了哪些变化,更多的读者期待着这个话题。深冬的一天,我冒着严寒,沿着当年的历史痕迹,对八里做了一番探访和寻根。

八里离安康城区不到30公里路程,地处汉滨东部,与旬阳市交界,这里以前偏僻,交通不便,经济落后,村组之间距离分布不到八里,俗称八里。这里依山傍水,汉江从门前过,江水碧清,平缓处河谷宽阔,水域深浅不一,一河两岸渔舟穿梭、晨曦鱼白、晚霞如火,一年四季汉水滔滔,水润八里。八里的自然景观和热情好客的村民,激发出许多"兴奋点",于是,我走访群众、搜集传说、观察美景、精心组织材料,激情难耐写下了《走笔八里》,拙作很快被省市几家报纸副刊不同角度采用。

几乎每周都要从石梯大桥通过,每当看到桥下面碧波荡漾的汉水时,思绪一下子飞到了昔日石梯古渡的烟尘岁月里,想到了那一段水色无限的航运往事。通过观察、思考、调查、走访,拙作《古渡往事》一文,很快刊发在省报副刊上显著位置。

写一篇散文,除了生活、观察和思考外,还必须有饱满的细节做支撑,"细节决定成败"嘛。细节从哪来?从观察中来,在观察的前提下是情感和思想的共同作用的产物。为此,从宏观上讲,作者必须有健康充沛的感情,有敏锐的文学思想,有较高的思想水平、理论水平和认识水平。所以说,境界如人,文如其人,观察是作者综合能力的体现。从根本上讲,提高作者思想的高度,挖掘情感的深度两方面的基本功。具体到一篇文章,需要作者对选中的题材,进行反复观察、体验、感受,以产生健康热烈的情感。需要深入地思考、琢磨、探讨,发现它自身所具有的思想内涵,以不断地开拓、升华自己的情怀,写出优美佳作。

从现状看,一般意义上讲,好的散文好的题目和作者的观察往往是一致的。一些文章大家在这方面的成功经验,更是值得借鉴学习。张思成写的《凤堰霞韵》值得借鉴和学习,为了写好这篇文章,他不辞劳苦,多季节、多角度、多场景地深入凤堰采风,激发灵感,找寻突破口。人走在凤堰半山腰,看到苍茫古朴的农田白云缭绕、菜花飘香、大雁群飞,看到这纯净原始的农耕秘境,作家的灵感呼之欲出,经过精雕细琢、沉淀打磨,写出了三千多字的优美散文,很快刊发在《延河》杂志上,好评如潮。汉阴县委把他这篇散文拍成了专题片,全景式展示了凤堰古梯田的自然地貌、风土人情、地域文化及文旅融合发展的新成就,呈现出凤堰古梯田的大美胜景。凤堰梯田也被2024年年高考地理卷纳入考试题目,让美丽的汉阴凤堰古梯田走向全国,作家的宣传功不可没。刘云的《下谷子的雨》、吴昌勇的《大地有耳》、梁真鹏的《小巷养花人》、张朝林的《幸福花》、余佑学的《汉江四季》,这些佳作发表在《人民日报》大地副刊,美不胜收,意蕴绵长,传唱久远。

好作品都是作者生活、观察、思考的精华,都是广大文学作者学习的范本。回望我走过的文学创作路,有苦有甜,有笑有泪,无论"苦"和"泪"都是我幸福的心路历程,我与"水"打了一辈子交道,爱上了"水",更爱上了"水"的事业。拙著《润水》是我生活与工作的写照,里面的很多有关"水"的故事和传闻,都是我访问、观察和思考的结果,更因文友与编辑老师修改润色,让许多作品焕发出唯美的光彩和光芒。散文集《润水》荣膺第三届中国"丝路文学奖"优秀奖,特别是近几年里,不断读书学习思考,许多散文作品在中省市级报刊发表,拙作《老水田》《汉水居》《古井》等,被评论界认为是"安康版的白洋淀纪事",体现了一位水利人、水利作家对水利事业发展和变革过程中应有的责任与担当。

散文作家,要想写好人民群众喜欢的作品,请放下身段,深入生活,观察生活,思考生活,总结生活,升华生活,作家的作品,才能上接天气、下接地气,这样的散文,才有生命力,才能熠熠生辉。

安澜楼夜话

春风翻书心悠远

陈绪伟

平常爱好写作,读书就该是一种习惯。河边柳岸读书是一种偏爱,趁着春光明媚读书是一种美好,相约知己交谈读书是一种风情。

喜爱一人读书,常爱在河岸读书,尤其在春风柳动之季读书,心情更是愉悦。在如此的读书情绪中,时间长了有时会产生异想,假若能偶遇知音知己,相伴读书而交流体会,那感觉应是极为舒坦和惬意。

记得一个晴朗的春日,霞辉透过柔枝柳丝,在河堤岸边撒下光谱。我坐在河边长椅上,翻开手中的书,仔细阅读了精美佳作,当阅读到"云雀声声"一文时,偶然听到河岸那边"滴溜儿,滴溜儿"的叫声。便起身抬头,放眼对岸,已是云雀入空,河风撩发,阳光沐面,绿草的清香和花芳,扑鼻而来,爽怡的心情油然而生。

晨曦的月河流水,波光粼粼地闪烁着春光。草地上花丛中,三只蝴蝶从眼前悠悠飞过。其中两只彩色蝴蝶闪过长椅,轻轻落在堤岸边劲开的迎春花簇上;另一只粉白蝴蝶,旋飞在青丝绺长而摆动的柳条中。见此喜不自禁,童心追碟顿起,顺手把书摆放在长椅上,轻手蹑脚地去抓蝴蝶。

精灵的两只彩蝶,还没等我走近迎春花,它便振翅飞走;我又轻步去抓柳丝中粉蝶,手刚刚伸出,它姗姗飞到高处去了。此时我转身回望岸边长椅,只见那一缕缕春风,"哗啦、哗啦啦"轻一阵、急一阵地偷翻着我那本书。"春天正是读书时",难道春风也爱阅读书吗?此情景让我顿生新奇,下意识停下脚步,心生笑意地瞅看这意外风情。

"哗啦——",风持续稳定地翻开封面,像似偏着头阅读书名,瞅瞅作者是谁。"哗啦啦、哗啦",又好似翻到了《序言》,粗略看了几句,又翻到目录页面。"哗啦啦——哗啦啦,哗啦!"似乎连翻十几页,找到了喜爱的那篇文章;接着"哗啦、哗啦……"一页一页地阅读起来。突然一阵疾风,"哗啦啦啦啦……"整本书的书角都向一个方向翻转,好似一口气浏览了全书内容。这时的春光,也随着书页的翻转,急促地闪烁着丝丝霞线。

"春风是识字的,它正在阅读你的书呢!"一位女子清脆的说话声,带着一种才华魅力的香味,盈盈悦耳缕缕入心,亭亭玉立在长椅那边。我如梦初醒,似乎迎面飘来粉色云朵,那样俊俏迷人。还未等我礼貌招呼,她就指着那本书说:今日春风格外欣赏您的这本书,你看它全部浏览过后,就坐下来认真阅读了。此时书是翻开的,但没有拽动。我说:"这位老师也爱读书吧,还有这么兴致的体验。""您也是老师吧,猜得这么准。我在月河川道教书,喜爱早晚、春秋在河边读书。哎!现在很少有人读书,今早有缘巧遇读书人。"她说话间甜甜一笑,招招手不带走一片云彩就离开了。

此后风雨无阻去柳岸长椅上看书,春去春又来,再也没遇见书香之音的她。于是我写下《春风书香愁》:"草绿河岸柳曳秀,雀鸣蝶舞晨书读;春风欣阅遇红颜,书香知己无音留。"但甚好是春风总那样慰藉我,每每读书时,无论我拿书在手上,平放在腿上,或是随意摆在长椅上,春风都会来与我打招呼。它像一位书香红颜知己,爱抚地轻拂一下我的头发,浅吻一下我的脸庞,清爽一下我的精神;然后,再伸出无影手,"哗啦——"初试翻阅一下书页,停下手立刻放下;看我心情如何,若是笑意满面,就又翻动几页;不时地还逗我一下,"哗啦啦啦啦"翻动一沓书页,有时还差点把书抢跑。此时的我,似乎觉得"它"就是"她",让我兴致地笑出声来。

长时间与春风相约,我知道有些书它是不读的。比如,书本太沉纸太厚,它就迎面而过,扫都不扫一眼;一般没开折的新书,小开本的书,它见了小嘴一撅就跑了。它最喜欢看的是报纸,总是抢到手飞跑起来看;它也喜欢看印刷纸质的杂志,更喜欢翻阅我已经阅读过的书,尤其笔记过许多页的笔记本。因为彼此熟悉了,心事也都明白了,春风偷阅我的书,便随我的兴趣而才晓有兴致。

爱好写作,就爱好读书;有春风陪着,似乎就是她相伴身边。有如此美好的感觉,心情很快乐,春风的暖意也很执着;独自在河边读书,无论多久都不觉寂寞。

河岸有杨柳飞絮,河堤有迎春芬芳,河边有蝴蝶飞舞、蜻蜓展翅,还有蒲公英飘落。河中有碧光粼粼,有鸭群"嘎嘎",还有云雀"滴溜儿",更有白鹭、水鸟、燕子飞翔。春风翻书页,文字里踏青。